

出版
文化出版社
花木蘭

曾永義
主編

輯刊 研究 文學 古典

七 編 第 4 冊

楊慎生平及其文學

楊日出 著



古典文數研究輯刊

七 編

曾 永 義 主編

第4冊

楊慎生平及其文學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楊慎生平及其文學／楊日出 著 — 初版 — 新北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3〔民 102〕

目 4+162 面：19×26 公分

(古典文學研究輯刊 七編；第 4 冊)

ISBN：978-986-322-093-0 (精裝)

1. (明) 楊慎 2. 明代文學 3. 文學評論

820.8

102001626

ISBN-978-986-322-093-0



古典文學研究輯刊

七 編 第 四 冊

ISBN：978-986-322-093-0

楊慎生平及其文學

作 者 楊日出

主 編 曾永義

總 編 輯 杜潔祥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所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人 高小娟

聯絡地址 新北市永和區中正路五九五號七樓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sut81518@gmail.com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初 版 2013 年 3 月

定 價 七編 16 冊 (精裝) 新台幣 26,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楊慎生平及其文學

楊日出 著

作者簡介

楊日出，男，民國 31 年出生，臺灣省雲林縣人。先後畢業於省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以及省立高雄師範學院（後改制為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班。歷任斗六中學教師、嘉義師專講師、嘉義師範學院副教授，民國 96 年自嘉義大學退休並兼任副教授數年。撰有《莊子天下篇研究》、〈談二程的為學與做人〉、〈禮記學記（篇）疑義商榷〉、〈試探唐傳奇小說中的詩歌〉、〈墨子的生活哲學〉、〈明楊慎興教寺海棠詩析疑〉、〈論杜甫詩史與史家四長〉與〈明人楊升菴的讀書與寫作生涯考論〉等論文。

提 要

本論文旨在表彰明代學者楊慎（字用修，號升菴，公元 1488 ～ 1559 年）其憂患意識與詩文成就，同時參究要籍，增訂其年譜，期使楊慎生平所以特立，文學所以淵雅，以至生平與文學關係之所以密切者，庶幾得之。

第一章緒論。說明研究之主要目的與具體方法，並自期論述之原則。

第二章楊慎生平考述（上）。本章考述其邑里之勝狀，世系之承啟，復考訂升菴年譜，繫以詩文作品，著明相關事蹟。

第三章楊慎生平考述（下）。本章分就師承、父執、謫戍前後宦途與夫詩文、門生等，考察升菴交遊之種種，明其特別珍視朋友一倫之緣由，且及其人秉性志趣與治學境界。

第四章楊慎文學析論。本章辨明其文學理論，由懷疑精神出發，以創新為鵠的，並自「詩史」之討論，見其批評之「三昧」。至其文學作品則既以奇秀之文筆，報導蠻域風物，又以悲憫之講唱，發抒警勸之哲理，皆堪稱之為「精鑿醍醐」（升菴語），偉麗之玄珠，在在莫非其理論之實踐與印證。

第五章結論。計升菴學行影響後世之深切廣大者約得四端焉——一是梅花精神之高度象徵，一是道統與史統之促成合一，一是楊朱思想獲致真詮，以及清人性靈一說，信亦自此啟迪。

楊升菴詩卷一

涉江來芙蓉

沉、秋江水灼、芙蓉花葉、凌
清霜枝、明朝霞娟、東隣子
來、惜芳華昔時贈同心、日
悲天涯欲寄書、每曰向風長

歎嗟

別 方思道云置之十九首中亦復何

楊升菴詩卷一

書影

明楊芳影刊

楊慎手稿本

臺北國家圖書館藏



目次

書影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的動機與目的	1
一、探究明代文學之所以別開風氣者	1
二、表彰一代博洽文士與其好學精神、憂患意識	2
三、增訂楊升菴年譜以詩文繫年	4
第二節 研究的資料與方法	5
一、生平資料的蒐集與研判	5
二、文學資料的認識與處理	6
三、文學資料的運用方法	8
第二章 楊慎生平考述（上）——邑里、世系與年譜新訂	11
第一節 邑里	11
一、新都故址	11
二、新都人文	12
三、新都佳話	13
四、成都風物	13

第二節 世系	14
一、先世	14
二、父母	15
三、叔父	17
四、諸弟妹	17
五、妻及妻族	20
六、子侄	22
第三節 升菴年譜新訂	25
第三章 楊慎生平考述（下）——交遊、秉性與治學	53
第一節 師承與父執	54
一、師承	54
（1）李東陽	54
（2）劉丙	55
二、父執	56
（1）楊一清	56
（2）蔣冕	57
（3）費宏	57
第二節 宦途知交	58
一、在京師	58
（1）崔銑	58
（2）徐文華	59
（3）程啓充	59
（4）石天柱	60
（5）彭澤	60
（6）藍田	61
（7）張潮	61
（8）王元正	62
二、謫戍以後	62
（1）郭楠	62
（2）歐陽重	63
（3）沐紹勳	63
（4）劉繪	64
（5）劉大謨	65
（6）顧應祥	66

第三節 詩文與門生	67
一、麗澤會	67
二、何景明、李夢陽及王廷相	69
(1) 何景明	69
(2) 李夢陽	71
(3) 王廷相	72
三、楊門六學士	73
(1) 楊士雲	74
(2) 王廷表	75
(3) 胡廷祿	76
(4) 李元陽	76
(5) 唐錡	79
(6) 張含	80
四、其他滇中詩友及門生	81
(1) 滇中詩友——曾瓊、章懋與簡紹芳	81
(2) 門生	83
第四節 秉性與治學	84
一、秉性	84
(1) 倔強之個性與堅忍之意志	84
(2) 詼諧之傾向與活潑的文思	85
(3) 落拓不羈與壯志	87
二、治學	89
(1) 尚友古人	89
(2) 治學方法與態度	95
第四章 楊慎文學析論	97
第一節 文學批評理論	98
一、文學批評思想溯源	98
(1) 左氏傳	98
(2) 史記	99
(3) 老莊	99
(4) 屈宋	100
二、詩文（含辭賦、詞曲、小說）主張	101
(1) 辭賦	102
(2) 詩詞	102
(3) 文	105

(4) 小說(含彈詞、雜劇)	107
三、「詩史」問題的討論	108
第二節 文學創作之特色	110
一、作品中具批評、考訂及表旌之任務	111
(1) 爲批評而創作	111
(2) 爲考訂而創作	112
(3) 爲表旌大節而創作	113
二、特殊之風物與見聞	114
(1) 奇觀·珍異	114
(2) 風俗·民情	116
(3) 待考遊踪——黑龍江	117
三、典故之運用	118
(1) 明用載籍	118
(2) 採用僻典	119
(3) 靈活表出	120
四、通俗文學的創作	123
(1) 謠諺	124
(2) 彈詞	126
(3) 雜劇	129
第三節 修辭與風格	133
一、句法之變化	133
二、聲響之效果	139
三、設色之境界	140
四、風格之表現	144
(1) 朗爽與深邃的作風	144
(2) 艷麗、清新與老蒼的格調	148
(3) 升菴風格之影響夫人黃峨者	151
第五章 結 論	153
參考書目	157

第一章 緒 論

第一節 研究的動機與目的

一、探究明代文學之所以別開風氣者

明末清初大儒顧炎武（西元 1613～1682 年）曰：「有明一代之人，其所著書無非竊盜而已。……今代之人但有薄行，而無偽才，不能通作者之意。……吾讀有明弘治以後經解之書，皆隱沒古人名字，將爲己說者也。」〔註1〕清人錢大昕（西元 1728～1804 年）曾對於這一段話表示如下意見：「顧寧人謂有明一代之人所著書，無非盜竊，語雖太過，實切中隱微深痼之病。」〔註2〕

所謂隱微深痼之病，就是指王學末流那一股狂誕空疏的士風，於此可以想見一代開派宗師亭林先生抨擊晚明學風的不遺餘力，與其「欲明學術正人心，撥亂世，以興太平」〔註3〕的心志與事業所在；今按顧氏文意，未免爲了「摧故鋒而張新軍」〔註4〕致語氣「太過」，甚或「言之失當」〔註5〕其實就經學而言，明正德舉人梅鷟的《尚書考異》一書，後世即譽之爲：「辨古文之

〔註1〕語見顧氏撰《日知錄》卷二十「竊書」一則。清末皮錫瑞著《經學歷史》即採其說並約引其文（見該書「九、經學積衰時代」）。

〔註2〕見《十駕齋養新錄》卷十八「詩文盜竊」一則。

〔註3〕語見〈初刻日知錄自序〉（《顧亭林詩文集》頁27）

〔註4〕見梁啟超（西元 1873～1929 年）《清代學術概論》「四、顧炎武」一章。

〔註5〕清方東樹（西元 1772～1851 年）《漢學商兌·序例》云：「顧亭林輩自是目擊時弊，意有所激，創爲救病之論，而析義未精，言之失當。」

僞，多中肯綮，開閭若璩（西元 1636～1704 年）、惠棟（西元 1697～1758 年）之先。皆鐵中錚錚，庸中佼佼者也。」〔註 6〕又正德進士楊慎的《升菴經說》一書，其中「愛而不見」（《詩·邶風·靜女篇》）一條，陳奐（西元 1786～1863 年）《詩毛傳疏》說同，「往迓王舅」（《詩·大雅·崧高篇》）一條，謂迓與近相似而誤，則段玉裁（西元 1735～1815 年）《詩小箋》說同，「筓、𦵏、𦵏、將、業、席，大也」（《爾雅·釋詁》）一條，楊慎謂「筓」即「倬」，而郭璞（西元 276～324 年）偶遺之，則郝懿行（西元 1757～1825 年）《爾雅義疏》說同，另外「文莫解」引《晉書》樂肇《論語駁》曰「燕齊謂勉強爲文莫」；又引宋陳騭（西元 1128～1203 年）《雜識》云，「《方言》倬莫，強也，凡勞而勉若云努力者，謂之倬莫。」則劉台拱（西元 1751～1805 年）采入所著《論語駁枝》中，故學者以楊慎此論爲「明人經說之翹楚」。〔註 7〕

雖然如此，今日重披顧氏卷帙，其明人「竊盜」之說，依然足以激起吾人一番相當的震動與省思，遂令有心人不得不寄予深切的關懷——有明一代的學術究竟還有那些研究的價值？

以文學一端而論，近人錢基博（西元 1887～1955 年）氏即持有這樣的看法：「自來論文章者，多侈譚漢魏唐宋，而罕及明代，獨會稽李慈銘（西元 1829～1894 年）極言明人詩文，超絕宋元恒蹊，而未有勘發。自我觀之：中國文學之有明，其如歐洲中世紀之有文藝復興乎？」〔註 8〕文藝復興改寫了歐洲歷史文明的新頁，明代文學竟爾可以與之相埒，遺憾的只是這些寶藏大都沈埋於地，不知加以開發，進而探究其瑕瑜得失，而見其所以「承前代文學之極王而厭以別開風氣者」。〔註 9〕錢氏既已綜論明代文學之「別開風氣者」，筆者不揣譾陋，再特就明代文學中人所罕及，或雖提及論及，但僅能示一隅，不能詳贍之一家，紹述其人不苟徇風氣的種種風貌，或可供方家斟酌採擇，爲復興中華文化略效棉薄。

二、表彰一代博洽文士與其好學精神、憂患意識

考明代文學中，前後七子的相互倡和，彼此標榜，是後世矚目的大事，

〔註 6〕 見皮錫瑞《經學歷史》九經學積衰時代。

〔註 7〕 見臺北商務本《續修四庫全書提要》經部。

〔註 8〕 見《明代文學》自序。

〔註 9〕 前揭書第一章總論。

〔註10〕而其間有一人挺生焉，其文章造詣殊厚，又僻處西南邊陲，不在聲氣之中，正是一位有待表彰幽潛，足以興士樹風的文學家楊慎。慎字用修，號升菴。明四川新都人，生於孝宗弘治元年（西元1488年），卒於世宗嘉靖卅七年（西元1559年）。

明「後七子」之一的王世貞（西元1526～1590年），對楊升菴固不乏微詞，而亦不吝以「一代雄匠」稱之；〔註11〕清《四庫全書總目》亦推崇升菴詩文，云：「慎以博洽冠一時，其詩含吐六朝，於明代獨立門戶；文雖不及其詩，然猶存古法，賢於何（名景明，西元1483～1521年）、李（名夢陽，西元1472～1529年）諸家窒塞艱澀不可句讀者，蓋多見古書薰蒸沈浸，吐屬自無鄙語，譬諸世祿之家，天然無寒儉之氣矣。」〔註12〕升菴在辭章方面之能事，於此可以窺見一個大致的輪廓。

後世研究楊升菴的著作，其作品選評方面，如乾隆間沈德潛（西元1673～1769年）與周準選《明詩別裁（集）》等，雖然「皆深造渾厚，和平淵雅，合於言志永言之旨」，〔註13〕但所列委實有限。其書後劄記方面，如明李贄（西元1527～1620年）《焚書》中有〈讀升菴集廿卷〉，清李慈銘《越縕堂讀書記》中有〈升菴集〉，皆有裨於知楊慎其人，但其內容不是「偶記」〈升菴集〉中論學或詩文評再略綴以心得，就是刻意借題以自況，信筆發抒一己的「壯心無奈」，似乎隨興泛覽，總缺少一種義例與統系。〔註14〕另外海內學者專篇論述方面，晚近以來所知有梁容若的〈楊慎生平與著作〉、〈談楊升菴的作品〉，高美華《楊升菴夫婦散曲研究》，林慶彰《明代考據學研究》中第二章〈楊慎〉等，至於大陸地區所發表的，諸如〈文學家楊升菴〉、〈明代大文學家楊升菴〉、〈楊升菴詩裏的雲南風光〉等，都各有著重之主題與獨到的見地，惟求一針對升菴生平風範合其文學成就的各個層面進行深入探討的論述，迄未一見；今乃幸能參考並借重學界歷來諸家的研究成果，期更進一步發其微蘊，立其

〔註10〕章太炎（西元1868～1936年）氏《國學略說》云：「其見於文事者，臺閣體不足以代表（明代國勢及國人體氣），歸震川閒情冷韻之作，亦不足為代表。所可代表者，為前、後七子之作。」（見〈文學略說〉）。

〔註11〕《明詩評》卷九。見台北成文本《中國文學批評資料彙編——明代》頁415。

〔註12〕卷一百七十二、集部二十五、別集類二十五《升菴集八十一卷·提要》。

〔註13〕《明詩別裁》沈德潛序。

〔註14〕《禁燬書目提要》云：「是編（按指〈讀升菴集二十卷〉）集楊慎諸書……去取毫無義例。」（卷一百三十一離家存目）又「壯心無奈」一語出李氏〈宿天臺頂〉一詩，見《續焚書》卷五「詩彙」。

體系，成其不朽。

至於升菴的好學精神，可以從明史傳中得其梗概：「（慎）嘗語人曰，『資性不足恃，日新德業，當自學問中來』，故好學窮理，老而彌篤。」升菴幼即警敏有奇慧，年二十四殿試對策擢第一，而自謂資性不足恃，可見其奮志肆力的精神與其學問思辨的態度，無怪乎《明史》本傳稱之為：「明世記誦之博，著作之富，推慎為第一。」升菴經營著作的用心，實際的文學活動，還可以透過其傳世的文集具體的印證，仔細的觀察，則啓迪後人者當愈久且大。

有關升菴的憂患意識，也充分映露在其詩文主張以及作品的風格特色上。根據明萬曆年間刻《太史升菴文集》宋仕的序文云：「先生忠猷淵蘊，時形詠嘆，如〈慶成宴〉之詩，三爵七襄之語，其憂國軫民，一篇之中，三致意焉。逮乎獲譴投荒，行吟澤畔，或時繹為賈生之〈鵬賦〉，或時著為虞氏之《春秋》，類若發憤之所為作，然皆藹然〈小雅〉之怨誹不亂者焉。」〔註15〕果能在這一方面多多紹述升菴比興之淵旨，詳析其特色，令人益發想見這位不隨風會轉移的文學豪傑，其伉爽的才華，其治學的精勤，以至對家國天下的一番悲憫的情懷，是何等偉麗。

楊升菴常慨歎古忠臣義士及文章特達君子其名不稱顯著，故頗樂「表出之」；〔註16〕吾人景仰升菴風範之餘，亦當儘力表出之，使這位懷有離騷放逐之痛的新都「硬漢」〔註17〕不致有「君子疾沒世」之恨。

三、增訂楊升菴年譜以詩文繫年

今考升菴年譜存目，計得函海本等六種，〔註18〕皆文字精要古雅，咸有

〔註15〕序見萬曆十年張士佩刊本《太史升菴文集》。升菴有〈丙子慶成宴〉詩，按丙子即明武宗正德十一年（西元1516年）時楊慎年二十九；三爵七襄原句是「虛沾需飲過三爵，高仰星文詠七襄」，七襄出《詩·小雅·大東》，詩意謂望彼織女，終日織文，小至七襄（次）之多，終不成報我之文章也。

〔註16〕如《升菴文集》卷五十一有〈楊察兄弟〉，卷五十二有〈張謂贊劉裕〉，卷五十三則有〈歷代名臣奏議〉中旌表宋寧宗（西元1195～1224年）時武學生華岳之「忠節灼灼」；岳嘗上疏極數韓侂胄之惡，而竟不在名臣奏議中。又〈張謂贊劉裕〉及〈名臣奏議〉二則亦見《升菴外集·史說》。

〔註17〕民國三十一年十一月四日中央日報六版有〈硬漢楊升菴〉一文，作者楊昌溪。

〔註18〕據王德毅編《中國歷代名人年譜總目》卷三所載有（1）〈楊文憲公年譜一卷〉，明簡紹芳編、清程封改編、古棠書屋叢書本、清道光間孫氏刊。（2）〈太史升菴年譜一卷〉、明不著編人、太史升菴全集外集遺集附、清道光二十四年刊本。（3）〈升菴先生年譜一卷〉，不著編人、函海本。（4）〈升菴年譜一卷〉、清李

功於升菴，但諸譜本以約敘事略爲主，偶或酌引詩文零縑，似多在求足文義，未能盡致，此其一；若比勘其他有關傳記，其中載事的時間不無互見出入，而有待考訂者，此其二；現存年譜，於並時壇坫要聞，所錄太少，如能同時將生平有關者增附其間，最便通觀一覽，此其三。吾人果能就上述數端試加補苴，配列升菴所爲詠歎詩文，那麼，先生所以「博物洽聞，於文學爲優」、「大禮之爭撼門慟哭，非徒意氣奮發」（升菴一定很希望國君有「容諫」之賢）之特立風範，或許可以更具體的索解於此增訂年譜之中。（註19）

第二節 研究的資料與方法

一、生平資料的蒐集與研判

乙部《明史》中楊氏父子傳，以及各種有關譜錄碑銘傳志（包括藝文、地理、方志、禮志）外，《明通鑑》、《明紀》、《紀事本末》、《會要》、《一統志》，並及後世有關《明史》的考異、劄記、研究等，都在取資參究之列；又詩話、叢語中，每見升菴及其師友註明有時空的軼事瑣語，也是屬於生平出處的史料，章學誠（西元1738～1801年）《文史通義》所謂詩話「通於史部之傳記」（詩話篇）者。而最要珍視的是，升菴詩文題目、子序或篇末，往往已揭示有寫作日期、節令與環境，（註20）都可藉此考其生活行蹤，反映親友概況；至於未有明確時空或人事之提示者，也可以試就其文學風格的表現，設定其年代的先後。（註21）如此既知時事，又明背景，然後升菴或

調元編、升菴全集內、清乾隆六年重刊本。（5）〈楊升菴先生年譜一卷〉、清程封編、清道光新都縣志卷十。（6）〈明修撰楊升菴年譜一卷〉、見清鄭寶琛編、《總纂升菴合集》二百三十九卷內、清光緒八年刊本。

〔註19〕「博物」云云，見《明史》本傳贊；「容諫」語見《升菴全集》卷四十一史說：〈君能容諫〉一則（見台北學生版外集（三）頁1374）。

〔註20〕如〈丁丑封事〉（在文集卷二）〈乙酉元日新添館中喜晴〉〈甲午臨安除歲〉（卷二十九）以至〈七十行成稿〉〈病中永訣李張唐三公（己未六月）〉（卷三十）等，或者在內容中記有詳盡時日，如〈亡妻王安人墓誌銘〉〈祭用貞弟文（恒）〉〈祭毛以正文（亨）〉等，都可以藉此考知升菴生活行踪，反映親友概況。對於作品中僅綴以時節者，如「新正六日」「五月四日」如何、「立春」「孟冬」如何，至少也可以大約界定升菴旅遊昆池滇嶠的寂寥心態。

〔註21〕請參看第四章升菴之文學第三節四風格之表現（2）。

在京師、或杖謫前後、或投荒以降，以至於晚年的憂患事蹟，庶幾可以較全面且更具體的呈現出來。

二、文學資料的認識與處理

「明興，博雅饒著述者，無如楊升菴先生」，此係明末焦竑（1541～1620）刊行《升菴外集》識語。焦氏《玉堂叢語》即著錄有升菴「所撰」七十一種，「所編纂」八十一種書目；後見於《明史·藝文志》之數，雖僅得四十餘種，但其中已收「楊慎文集八十一卷」等四種（集類·別集），《升菴外集》正是就前述「所撰」、「所編纂」的，分別勒成考證說部之一家言；不過諸書並未因此而廢，同時仍多單行散刊，或入選叢書中。所以在運用之前，當知所櫛爬與校謬，俾使部秩釐然，以重建架構，才能免除「多而雜亂」的弊病；而分類編纂升菴書目及篇目索引，不失為方式之一，已列為來日繼續從事升菴研究之重要項目。

升菴文學作品資料，主要即來自現存各種善本之《升菴文集》，並及《升菴玉堂集》、《南中集》、《升菴詩》、《陶情樂府》、《二十一史彈詞》、《洞天玄記》等。按升菴作品，若以命題內容言，除純粹創作外，尚有擬作、效作、合作。擬效之作，當探其好古、學古的幽情，通變之奇趣，並其影響創作之可能；與夫人合作的散曲，觀其雜揉交融之迹，比翼之夢所以有激於文心者。

又現今學者以為升菴是「開考據之風者」，〔註22〕此自其素留心「偽書」問題，痛斥虛妄偽撰的治學精神，可知其來有自；〔註23〕但升菴自身竟亦以造偽書備受士林所詬病。〔註24〕

〔註22〕林慶彰著《明代考據學研究》序文；又第二章第二節「（楊慎）治學方向」云：「在中明心學和復古風潮籠罩中，用修之出現，無異一顆彗星。其掙脫宋學羈絆，倡復漢學運動，並開創數百年考據學風之貢獻，正可與王陽明之心學相媲美。」

〔註23〕《升菴外集》有「人作偽書」一則，謂《汲冢周書》、《十洲記》、《漢武帝內傳》、《神異經》、《洞冥記》、《拾遺記》、《四公子傳》、《雲仙散錄》、《清異錄》、及偽撰杜詩汪嫁名東坡等，或害義傷教或淺陋虛妄，認為「一切可以焚棄」（外集卷四十九雜說）；另有「古詩後人妄改」（見《丹鉛總錄》卷十三）「古書不可妄改」（《文集》卷五十二；《丹鉛總錄》卷十三）「古人偽作外夷文字」（《外集》卷四十五〈史記〉）「偽書」（《外集》卷四十九雜說）等數則。

〔註24〕如明穆宗隆慶年間陳耀文有《正楊》四卷，萬曆年間胡應麟有《藝林學山》等（見《少室山房筆叢》），崇禎年間有周嬰《明楊》（見《卮林》卷五），都是旨在「剷剔誣偽、泝邇本真」（借胡應麟《莊嶽委談》引句）。而清初錢謙益說升菴曰：「竄改古人，假託往籍，英雄欺人，亦時有之。」（《列朝詩集小傳》丙集「楊修撰慎」），《四庫全書總目·升菴集提要》曰：「每說

以文學作品而言，學界幾乎都已公認升菴所傳〈雜事秘辛〉一卷，正是升菴所作，卻「自掩筆墨」，假托漢人。〔註25〕但揆以升菴一向所持議論，像秘辛內容這樣「太穢褻」的卷帙，豈非「害義傷教之甚……可以焚棄」！〔註26〕今設升菴確曾蓄意作偽，則諒必有一番相當難以明言之隱衷在，那就是存心影射明帝王淫奢生活，〔註27〕並因此寄其諷諫，一如白居易（西元772～846年）〈長恨歌〉所謂「漢皇重色思傾國」之意；但升菴又不能具名，是其立言本多顧忌，所謂「鼓腹畏含沙，延頸愁添瘰」的心情下，〔註28〕於是不得已出此下策？此亦文學史上可能有的現象。〔註29〕因此，本論文亦暫且視〈雜事秘辛〉一篇為升菴之作品，並分別於升菴文學詩文主張（小說部份）及創作的風格中討論之，而武侯祠壁間詩，其作者或謂升菴或謂元人，今亦置於生平治學一項討論之。〔註30〕

有窒礙，輒造古書以實之。」（卷一百七十二）《丹鉛餘錄》等提要云：「好偽撰古書，以證成己說。」（卷一百十九）又清末皮錫瑞著《經學歷史》也說「楊慎作偽欺人」（「經學積衰時代」），民國以來梁啟超更以為「楊老先生文章很好，手脚有點不乾淨，喜歡造假」（見《古書真偽及其年代》），迄張心激（《偽書通考》）、屈萬里（《古籍導讀》）等學者，大抵都同意此一說法。

〔註25〕《四庫全書總目》云：「〈漢雜事秘辛〉一卷（內府藏本），不著撰人名氏，楊慎序稱：『得於安寧（按、屬雲南）土知州萬氏（按、又作「董氏」），沈德符《敝帚軒利語》曰『即慎所偽作』也，敘漢桓帝（西元147～167年）懿德皇后被選及冊立之事，其與史舛謬之處，明胡震亨、姚士璘二跋辨之甚詳（按，胡姚二跋今亦收入《偽書通考》子部小說家〈雜事秘辛〉一條下）……漢人無是體裁也。」（卷一四三、子部五十三小說家類存目一）。

又，「自掩筆墨」，語出梁啟超《古書真偽及其年代》。

〔註26〕「太穢褻」，升菴於〈雜事秘辛〉前「題辭」語；「害義傷教」，見註23。

〔註27〕如武宗皇帝「耽樂嬉遊，暱近羣小」（見《明史·本紀贊》），又「令僧與婦女數百，雜載戲暱，上觀之大笑以為樂」（《明通鑑》正德十二年丁亥事）等有關記載，請另參看本論文第四章二節三（3）「靈活表出」一段。

又、《中國小說史略》云：「成化時，方士李政僧繼曉已以獻房中術驟貴，至嘉靖間而陶仲文以進紅鉛得倖于世宗，官至……恭誠伯，於是頹風漸及士流……」（第十九篇明之人情小說）。

〔註28〕文集卷十五〈懷音篇寄張惟信學士〉。

〔註29〕《中國小說史略》云，《金瓶梅》一書，作者不知何人，沈德符云是嘉靖間大名士（見《野獲編》），世因以擬大倉王世貞，或云其門人（康熙乙亥謝頤序云）。（第十九篇）

〔註30〕〈雜事秘辛〉討論文字請另見本論文第四章楊慎之文學第一節二詩文主張（4）「小說」；〈武侯祠詩〉，討論文字，請見第三章楊慎生平考述（下）第四節二治學（1）尚友古人「諸葛武侯」一段。